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下
通要之部

卷
九—一三

中華書局

卷九 論文一

文與筆

一

趙璘因話錄稱：韓退之文與孟東野詩，號孟詩韓筆，元好問亦有杜詩韓筆愁來讀之句，○此皆以詩與筆對舉，然則言筆與言文無以異乎？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劉夢得祭退之文云：「子長在筆，予長在論，持矛舉楯，卒不能困」，蓋退之本不善辯論，偶與劉柳對陣，無不敗北，故夢得以筆歸之。茲所謂筆，殆指紀傳而言，由是夢得意中，彼與退之，都不敢以能文自居。陸機文賦，舉號爲文者凡十體，卽詩、賦、碑、誄、銘、箴、頌、論、奏、說，「去聲」獨不及傳志，可見類於傳志之作，不得稱文，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，於此分析最明。其詞云：○

古人之學者有二，今人之學者有四。夫子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謂

- 按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抓，是杜牧之詩，而元裕之引用耳。
- 擘經室三集卷五學海堂文集策問。

之儒，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長卿之徒，止於辭賦，則謂之文。今之儒博窮子史，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；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汎謂之筆；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，守其章句，遲於通變，質於心用；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，辯經教之宗旨，徒能揚榷前言，抵掌多識，然而挹源知流，亦足可貴。筆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適會，情靈搖蕩。而古之文筆，今之文筆，其源又異。至如彖繫風雅，名墨農刑，虎炳豹鬱，彬彬君子，卜談四始，李言七略，源流已詳，今亦置而弗辨。潘安仁清綺若是，而評者止稱情切，故知爲文之難也。曹子建、陸士衡，皆文士也，觀其辭致側密，事語堅明，意匠有序，遣言無失，雖不以儒者命家，此亦悉通其義也，徧觀文士，略盡知之。至於謝玄暉始見貧小，然而天才命世，過足以補尤；任彥升甲部闕如，才長筆翰，善緝流略，遂有龍門之名，斯亦一時之盛。夫今之俗搢紳稚齒，閭巷小生，學以浮動爲貴。用百家則多尙輕側，涉經記則不通大旨，苟取成章，貴在悅目。龍首豕足，隨時之義，牛頭馬髀，彊相附會。等張君之弧，徒觀外澤，亦如南陽之里，難就窮檢矣。

阮芸臺擘經室三集，曾錄此文，謂與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，足明六朝文筆之所由分。芸臺且曰：「余平日著筆，不敢名曰文」，情與此合。

由此以知韓柳之於中唐，韓祇能筆而不能文，柳則文筆兼擅。韓稱柳文似子長，雖崔蔡不足多，夫崔者崔伯玉〔瑗〕，蔡者蔡伯喈〔邕〕，皆文士也。○此韓許柳文過崔蔡，至少亦與崔蔡相埒，而揣其自料，應距此準衡彌遠，而世人亦從無人如是美之。元裕之曰：「杜詩韓筆」，黃山谷則曰：「杜詩韓文」，將筆易文，意趣大異，恐在退之，未必禁當得起。明孫月峯鄙視韓詩，釋之者曰：韓乃以文爲詩也，此亦謬見。夫詩者文之一部也，人不能文，未有越而能詩之理，韓長於筆，因從而美之曰：以筆爲詩，或且近之。

宋子京筆錄云：「柳子厚貞符、稽說，雖模寫前人體式，然自有新意，可謂文矣。」由斯以談，子厚集中諸篇，除貞符稽說外，可以不文誚之。姑不論其說確否，子京要自能解文之意義，亦自可取。

二

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云：

劉彥和曰：「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」，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按南史顏延之傳：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「竣得臣筆，測得臣文。」任昉傳：尤長載筆，王公表奏，無不請焉，旣以文才見知，時人云沈詩任筆。殷璠云：歷代詞人，詩

○崔亦或謂指崔寔，見別條。

筆雙美者鮮矣。

詩筆雙美之行列中，子厚應在前茅。

雖然，在子厚集中，於文與筆、或筆與論之所爲區別，看不出有一點形迹。其柳宗直西漢文類序、及楊評事文集後序兩篇，所爲分劃左右史紀言紀事，及辭令褒貶、導揚諷諭之異，幾於囊括四海，并吞八荒，文也筆也論也，無一而不備。凡子厚以己之才，應用於是，亦幾於得心應手，無往而不逢源。此微特子厚自覺如是，即在外人觀之，亦罔不表裏通澈，從無間言，此證之宋晏同叔謂：子厚上綜千古，下籠百氏，爲綴述場中第一人，即爲顯著例證。此無須舉矛以刺韓退之之筆，或出盾以防劉夢得之論，而矜爲獨得，一言以蔽之，子厚律於古來文事，殆獲得「一攬子」成績，而無須分別孰長孰短，孰優孰劣，毫無疑問。

文與道

一

文與道之連誼，言人人殊，即屬一人，亦往往前後言不一致。此殆由受言者之志趣慣習，有不同程度之表示，言者求所以鍼砭之，因不得不變易其詞也歟？柳州報崔秀才書，最爲適例，文長不錄，請就本集先涵泳其文。

書首言：「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」，遺者留也，道不可見，所留者唯辭，猶齊桓公讀書於堂上例，所讀者祇古人之糟粕耳。辭既糟粕，而學者又泥於糟粕之形式，日以工書爲事，此其去道何止千里？宜子厚之以外之又外而訾之也。此論全就崔生之癖好而懲之，故其爲說如此，倘與他人論文，詞又不盡然矣。崔生名黯，新史有傳，寧之子也，後擢進士第一。潘本作崔翦，翦無可考。

有主道重於文者，有主文重於道者，夫曰文以載道，則道重於文矣，曰因文見道，又文重於道矣。歐陽永叔曰：「文與道俱」，此似道與文並重，而實乃流於文重於道，何也？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，倘無文矣，道則茫洋無可見也。右與崔生書，明明道重於文，請徵方樸山道與文俱一文以輔子厚，如左：

道與文俱

方槩如

歐陽子曰：「吾所爲文，必與道俱」，某則一言以變之曰：「吾所爲道，必與文俱。」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，然文必如五經，始能以載道。自五經後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，至宋而益浩浩若煙海。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，仰視天，俯畫地，中更人事，旁涉物怪，上追本始之茫，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，以復歸於溟滓。皆言其理而筆之於書，精無倫而大不可圍，往往出於五經之文之所不到，意且超而越焉。然而五經之文，回薄萬古，光景若日月。凡此儒書，則使人讀未竟一紙，欠申

思睡者過半，是何也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。文不足起之，而至使人欠伸而思睡，則道翳翳而愈伏，不惟不並驅五經，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，王氏之中說，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，爭黃池之長。夫此，皆諸儒所不滿，以爲道不足而強言者也，而因文見道，文極於工，遂聳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。且夫左氏之巫也，公羊之短也，穀梁之俗也，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，班氏之排正直，否死節也，皆非知道者也。老莊列則道其所道，荀之于道，亦同門而異戶。外此法家、名家、雜家，如韓非子、呂覽、淮南之屬，戰國短長家言，傾危權變，其于道疑無一毫可論。而學士家玩其華，食其實，直與五經流通相銜鑠，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，口燥唇乾，卒不能使之回而易向，舉所業而投諸水火。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，雖無道者猶將申焉，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。抑非獨此而已，經故以道法勝，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，詩書雖經聖人手，而如呂刑、文侯之命，儒先既有違言矣。又謂鄭風卽鄭聲之淫，夫淫復何道？禮記成於漢人，由諸儒言之，其背理傷道者，難徧以疏舉。將以周禮當之，而或詆爲瀆亂不經之書，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，儀禮則形而下者耳，雖號爲經，未多乎道。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，諸經若一，不以損其毫毛，顧反苦繩諸文人，見有一言之不幾乎道，卽貶剝之令一錢不直。以己之不好，而并禁人之好之，嗚呼！此何理也？相馬者期於驥，驥之德力不可必得，而必待

驥而乘之。不得驥，雖馬之奔蹏，力可致千里者，皆斥棄異阜，不以服箱，爲其將折輓而摧轅也，而反任駑下以晞驥之乘。駕蹇驢而無策，馳跛驚而上山，將沒世而不行尋常，而又何路之能極？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，道不足而文者次之，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，雖詭于道，而其文深妙奇博，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，言之無文，而託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。某之爲此言也，重文也，乃所以重道也。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，稊稗瓦甓，每下愈況。其序天下篇，凡一曲百家，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是者。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，必曰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夫其有故而成理也，卽道也。朱子譏蘇氏，亦曰出入有無，曲成義理，夫其出入而曲成也，卽道也。詭乎道以爲文，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，而或者謂辨道不可耀文，欲以樸鈍枯朽之學，嚅嚅道眞。夫人之棄其文也，若棄泥塗矣，又安所得道而辨之？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，重文乃所以重道，雖謂某之說，卽歐陽子之說可也。右方子之說，自謂卽歐陽子之說，吾謂卽提以輔柳先生，柳先生將亦無甚異議，蓋凡道之不可離於文也如此。特方子之文，似有其自具之風格，顯與所謂樸鈍枯朽一流異趣，曩錢林東生嘗稱之。曰：

嫫如經史淹洽，以古文雄於東南，方苞甚譽之。散體文頗奧勁有筆力，然喜雕琢新句，襲積古辭，遂流爲別派。

文以襍積而流爲別派，卽右文可得崖略，右文登集虛齋學古文卷首，此屬見志顯學之作無疑。集中與靈皋二兄之書，不止一通，固未露言其爲樸鈍枯朽，然彼與靈皋治學撰文，皆截然異途，人惟依己所近習而下雌黃，如李莚客稱其古文頗自矜重，喜鐫刻爲工，旋又訾其語佻近小說，其一例也。（同治七年十月廿九日記。）

二

汪堯峰有答陳藹公論文一書云：

儒者謂文爲載道之器，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，此言亦少夸矣。古載道之文，六經論孟，下惟周張程朱之言或近之，至於文之有寄託者，此出於立言者之意也，非道也，如離騷託香草美人，史記託游俠貨殖刺客以寄感激是也，足下以文非明道不可，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乎？嘗讀諸子百氏大家之文，或簡鍊精麗，或疏暢明白，或汪洋恣肆，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。惟才雄氣厚，故力之所注，讀者驚心動魄，改觀易聽，斯已奇矣。然求之於道，則支離破碎而不合，或披猖磔裂，決去聖人之畔岸，乃知讀者之驚駭改易，皆震懼於其才與氣，非於道有得也。足下愛其文，將遂信其道乎？抑以不合於道，遂黜其文不錄乎？

堯峯此論，藹公不服，吾從其燕山堂集查得復堯峯書曰：

先生之言曰：「爲文之有寄託也，蓋出於立言者之意，非所謂道也」，是矣，愚

不謂寄託非立言者之意，特以其立言之意關世道，係人心，光明俊偉，此即所謂道氣也。至於寄託者，蓋人之胸中，實有一段憂時憫俗，忠孝節義，蓬勃於中，欲言而不能，欲不言而不得，纏綿焉，鬱結焉，不得已而發爲文章，使人遇之虛無之表，得之詞令之外者也。故寄託者，不止託物比興也，即感物造端亦是也；不止離離於篇章也，即隱隱於象外皆是也。以爲深於道，恐未必然，以爲非道，則其鬱勃而昌明者何物乎？謂寄託非所謂道則可，若謂寄託全不預乎道，無乃甚歟？先生之言曰：「爲文之力，在才與氣，惟才雄而氣厚，故其力之所注，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，改觀易聽，非道爲之也。」愚不謂爲文之力，非才與氣也，足以壯其雄才，而沛其厚氣，則道爲之也。何者？夫人之胸中，未有忸怩愧怍，而發之於言，磊落光明，有神采者。昔人有言曰：惜拘於流俗之見，不能盡其才，若是乎！才之必本於道矣。又曰：理直氣壯，若是乎！氣之必出於道矣。故天下之眞才，未有不本於道者，不本於道，斯僞才耳；天下之直氣，未有不出於道者，不出於道，斯客氣耳。僞才客氣，數武而蹶，安能摧鋒陷敵以制勝哉？大約文之所貴者氣也，能御夫氣者才也，而氣之達於理，而無鄙倍之病，才之盡乎變，而無回惑之迹者道也，前言惟道爲有力，是或一說歟？

藹公之言，村學究氣彌重，時吳江計東賞其文，於與堯峯論文二書後評之曰：

柳柳州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：「始吾幼且少，爲文章以辭爲工，及長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，務采色，夸聲音，而以爲能也，凡吾所陳，皆自謂近道。」可見文章以道爲本，真不易之論。

藹公褊狹之論，甫草引柳州以障之，可謂儼人不於其倫，說見後。

吾嘗與馬君宗霍論此事，宗霍有書與吾如下：

清初有陳僖者，字藹公，清苑人，著有燕山堂集。王漁洋居易錄，稱僖爲門人，以古文名河北，有上谷殉節紀事，敘述甲申農民之變，甚得太史公筆云云。堯峰與阮亭爲契友，而藹公又出阮亭之門，故得相與討論也，至澤州年輩較高，堯峰雖狂，馳函似不得隨意詰問。文以載道一語，不見於經，先秦諸子，似亦無之。論文必推本於道，蓋始於文心雕龍，唐之韓柳，益揚其波。然彥和以原道命篇，不名載道，昌黎喜言好道志道，柳州嘗言文以明道，亦不曰載道也。惟宋周子通書文辭篇有云：「文所以載道也，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，況虛車乎？」則此語似出於濂溪，濂溪以文辭譬之車，故謂之載道耳。紀曉嵐評雕龍云：「文以載道，明其當然，文原於道，明其本然」，蓋亦本周子以爲說也。

宗霍，衡陽人，爲太炎高第弟子，博涉非淺，所言吾無間然。尋文以載道，其說本陋，非宋五子不能有此語。多少褊淺小儒，憑藉此四字，內掩空疏，外吐大言欺世，以堯

峰之博，尙認周張程朱差能近道，此所謂習俗移人，賢者亦不免也。夫道者何？不過儒生想像中虛懸無薄、不可捉摸之的轂耳，此各家同講道，而並無達詁存在。柳州明道，以通經權、合今古、而適於世用爲期，此於行文，不名曰道而號爲中，時或連綴與道成言，亦斬斬稱爲大中之道。此其爲說，柳州殆得之春秋，聞於陸淳，與昌黎所原之道判然二事。

堯峰、儼然文苑傳中人也，領域殆不涉及儒林，故其反對文以載道之說如此。惟若深通柳文，了解道之範圍甚寬，可能大與宋五子所拘泥者異趣，則立說抑或未同。藹公自稱上谷之鄙人，並云學爲詩古文辭，不過興會所至，遊戲出之，以博世俗之稱譽耳。顧同時侈言絕學，志存道統，完全將人與文打成兩橛，此其言無可採，何足深論？又集中上趙侍御賈孝廉求歸舊園一書，事至猥瑣，詞亦鄙俚難登大雅之堂，而乃闌入集中，與天下人以共見，其文之風格爾爾，人更可想。

吾查堯峯集答藹公第二書曰：

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，僕一讀再讀，歎爲知言。竊意足下於此，必當上述孔孟，次陳濂洛關閩之書，最下亦當旁採前明薛文清、王文成、陳公甫、羅達夫諸賢之說，爲之折中其異同，研晰其醇駁，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，庶乎於道無負矣，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。然則足下之意，固不在於道，亦止以其

文而已。

此書嘲謔公離道與文爲二，不知道並不知文，極嬉笑怒罵之致，夫堯峯輕視謔公至何度也？卽此可想。顧謔公不之悟也，猶瑣瑣三致書於堯峰，妄言文式，以昔年好聲伎、遊廣陵、廣延曲工度曲作序幕，此誠謔公自承其爲妄人，堯峰置之不理，亦固其所。

古文貴潔

一

吾嘗論子厚之文，其得力處第一在潔，此境爲韓蘇所不能到，明末有鄞人徐丹崖〔文駒〕者，曾與朱竹垞書，揭櫫此誼：

讀所示古文，意真語朴，格老氣蒼，而其足與荆川震川相伯仲者，尤在一潔字。自昔操觚之士，人欲名家，其議論才情，或不無作者之意，然而拖泥帶水，瓦礫雜投，往往瑜不掩瑕，醇不勝駁。於是有堆垛之弊，有裝飾之弊，有畫蛇添足之弊，有疊牀架屋之弊，有買菜求益之弊，有外強中乾之弊，有零星補湊、前後不相貫注之弊，此非不欲潔也，不能潔也。潔之根柢在心，心地不清，穢氣滿紙，於何而能潔耶？潔之本領在骨，骨之力不峭，濁氣薰蒸，又於何而能潔耶？柳子厚曰：

「本之太史以著其潔」，太史公所以能潔者，以其縱覽天下名山大川，胸中無一點塵氛，故落筆疏宕，擅絕千古，然老泉尙嫌其因襲尙書左傳國語國策，以未盡潔議之，甚矣潔之難言也，蓋文至於潔，而文之妙不可勝用矣。唐荆川博極羣書，其所著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武編，何所不有？而見之文字者，清真峭拔，不染一塵。歸震川之文，推爲有明第一，然荒江老屋，獨往獨來，能與王李薰天之燄抗衡角勝者，唯在淘洗乾淨，得司馬子長之潔而已。先生生當斯文絕續之餘，古調自彈，抗懷獨立，不阿世好，不昵時腥，竊以爲先生之心與先生之骨，可謂潔矣。潔故揮豪洒墨，抒寫性情，詩既獨詣古人，文更不可一世，大都自根立幹，緣質生文，率性而行，信心而出，如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不顧人世之我非，亦不求人世之我是，要期於自快胸臆而止，嗚呼！此天地之至文也。蘇子瞻曰：「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」，夫平淡則潔之至矣，此唯先生足以當之。披覽尊集，各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，自當落落孤行。丁敬禮曰：「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？」寧可生當並世，不一吐肝膈耶？狂瞽之言，不罪不罪。

此文能揭櫟一潔字爲文章要道，獨見其大，餘語無甚可取，諂朱竹垞尤無謂，惟云歸震川於荒江老屋中，獨往獨來，得力在司馬子長之潔，語正搔着癢處。吾鄉吳南屏〔敏樹〕雅好震川，道光末造，以手鈔震川集攜往京師，學文者見之而驚，天下始知有

震川之文。凡徐丹崖在二百年前，與朱竹垞討論爲文貴潔，從而尸祝震川之事，恍若無人通曉，而南屏亦遂拂衣而歸。南屏聞有人標榜桐城，勉綴己名，而大不樂，終於吾湘能爲冰清玉潔之文，經震川通柳州、以上企子長者，祇此一人而已。

竹垞之文能潔，似清初已有公論，顧亭林嘗對李天生言：「朱十一古文辭，出侯朝宗、王于一上。」亭林固未明言竹垞得力於潔，然侯王之文，都嫌洗伐之功不足，相形之下，彼此長短立明。竹垞聞亭林相推，貽之書曰：

僕之於文，辟猶秋蟬候蟲，僅能遠去穢滓，以自鳴其風露焉耳。夫人所尙不同，則文亦異焉，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，而豈遂過之與？亟欲就見足下，自訟其短。

自訟其短云者，質言之，卽欲自禱所長。所長惟何？以竹垞癖習卜之，亦自訴愛吟杜句：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而已。〔按竹垞有南鄉子詞，集此句。〕果真穢滓能去，祇得諡之曰潔。

與竹垞同時，有太倉黃與堅其人者，由鴻博授編修，蟄居委巷，寂寞著書，窮愁專一，自適其適。所遺忍菴集有文說一首，於文必潔之理致，頗有發揮。茲摘錄兩段如下：

唐宋諸家文，自茅鹿門選八家，人以爲然，究之秦漢不足以掩八家，而八家必

取資於史漢，以史漢、文之淵藪也。然余尤以史記爲特絕，若貨殖等篇，其聯娟隱秀，史家未有。子長以潔許離騷，柳子厚又於太史致其潔，潔之一字，爲千古文士金鍼。

文之病不潔也，不獨以字句，若義理叢煩而沓複，不潔之尤也，故行文以矜貴爲至要。明初宋濂溪文，以淵博稱，而鋪敘繁蕪，較以方正學，卽欠其風骨。錢牧齋文，欲以八家包舉六朝，爲古今第一流，而品格適已落第二。

以八家包舉六朝，此槩括班柳合一問題，未知牧齋規畫何似？獨牧齋在清初，聲望不薄。牧齋甚不喜何圯瞻，而圯瞻輒右之，每歎曰：「虞山以後無人矣。」閻百川亦奉牧齋所語爲經典，吾觀潛邱劄記，凡人名而避時忌空白者，大率皆牧齋也。忍庵謂其品格落第二，此已稍稍貶之。

方東樹植之，乃際桐城末流，差能自見者也，彼亦於論文中標舉潔字。吾閱儀衛軒文集，見有與友人書一通，（文集第七。）得如下數語：

夫子厚所稱太史之潔，乃指其行文筆力斬絕處，此最文家精深之詣，非尋常之所領解。

植之爲文，沓拖臃腫，說不出一箇潔字，且潔之方面甚廣，何止筆力斬絕一種？植之所見，殆遠出曩引明末徐丹崖之下。